

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语言研究

文 / 蒋丽萍, 吕 钊

摘 要:秦俑服饰色彩透过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传达出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象征意义。运用田野调查法、文献检索法和数据统计法,通过对秦始皇陵一号坑秦俑服饰色彩残片的实物观察,并对其考古挖掘统计的色彩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综合性阐述,进而从社会属性和色彩心理两个方面探讨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语言。研究认为:从社会属性上看,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主要表现为无明显的传统五色等级观、“中和”的传统美学观两个方面;从色彩心理上看,秦俑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是,秦俑朱红色的运用及固有色的写实是对秦军军阵气氛的象征。通过对秦俑服饰色彩表意象征性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秦军戎装色彩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秦俑;服饰色彩;象征性

秦代彩绘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为研究秦代服饰色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而有关秦俑服饰色彩的研究,总体可分为审美特征的研究和表意象征性的研究两部分。色彩审美特征是指人们对色彩美感的感知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色彩表意象征性是指色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们通过对色彩的观察与已有的生活经验或知识储备产生的联想,进而形成的心理感受。关于秦俑服饰色彩审美特征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已有一定研究定论。譬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 1974-1984(上)》中指出秦俑服饰色彩艳丽,以红色、绿色为主,同时服饰色彩搭配形成鲜明的对比。^[1]另有梁宏在《秦俑之服饰色彩艺术》一文中阐述了秦俑服饰色彩的色调对比、明暗对比以及补色对比三方面的审美特征。^[2]而针对秦俑绚丽的服饰色彩所体现的表

意象征性的探讨鲜有研究,笔者通过对秦俑服饰彩绘残片实物的观察,进而对秦俑服饰色彩考古数据进行了整理,并以此为基点对其服饰色彩所蕴含的表意象征性进行初步的探讨研究,丰富秦俑服饰色彩的理论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秦戎装色彩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1 秦俑服饰色彩的考古数据分析

经考古挖掘资料表明,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一、二、三号从葬坑共埋葬陶俑、陶马约 7,000 余件。^[3]考古研究发现,出土的陶俑表面原均施以彩绘,色彩明艳,因火焚和自然等原因,导致颜色脱落,仅可从残存的陶片中发现些许颜色,故无法全面并准确的统计出秦俑服饰色彩。因一号坑具有具体彩绘残片数据统计,对于考究秦俑服饰色彩更为严谨,其次一号坑发掘武士俑数量最多,故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作为数据采集对象,进而对秦俑服饰

基金项目: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YG201451)

作者简介:蒋丽萍,硕士,江西服装学院教师;吕钊,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色彩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一号坑发掘报告,秦俑服色有:朱红、枣红、粉红、粉紫、深紫、粉绿、绿、天蓝、深蓝、黄、土黄、赭石、赭黑、黑、白等颜色。^[4]通过对一号坑秦俑服色数据的整理,可发现秦俑上衣衣身颜色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白、赭等色,其中朱红 69 件、枣红 14 件、粉绿 122 件、天蓝 16 件、粉紫 50 件、白色 2 件、赭色 1 件。上衣领部的颜色有粉绿、粉紫、朱红、天蓝、白等色,其中粉绿 77 件、粉紫 62 件、朱红 29 件、天蓝 14 件、白 18 件。上衣袖缘有粉绿、粉紫、朱红、天蓝、白等色,其中粉绿 127 件、粉紫 101 件、朱红 52 件、天蓝 14 件、白 10 件。所发现的 19 件上衣腰带的颜色一律为赭色。发所现的 88 件彩色铠甲甲片均为赭黑色。下裳中裤的颜色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白等色,其中朱红 77 件、枣红 2 件、粉绿 224 件、天蓝 65 件、粉紫 47 件、白 14 件。下裳中护腿的颜色有粉绿、粉紫、朱红、天蓝、枣红、白、赭等色,其中粉绿 138 件、粉紫 57 件、朱红 52 件、天蓝 32 件、枣红 2 件、白 13 件、赭色 1 件。足衣中靴的颜色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等色,其中朱红 5 件、枣红 3 件、粉绿 8 件、天蓝 2 件、粉紫 4 件。足衣中履的颜色一律为赭色,共发现 167 件。首服中帻的颜色有朱红色、天蓝、粉紫、粉绿,其中朱红 54 件、天蓝、粉紫各 2 件、粉绿 1 件。冠有赭褐色、朱红色,此二色各位 1 件。

从上述可知,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主要分布在长襦、裤、护腿,其中以朱红、粉紫、粉绿最为频繁,首服中帻、束发带的着色均以朱红为主。从已发掘秦俑服色残片中发现,深紫、绿、深蓝、黄、土黄、黑、白主要分布在甲衣图案上,使用频率较小。综上所述,秦俑服色,以朱红、粉绿使用频率最高,并为服饰主色。粉紫、天蓝使用频率次之,黄、黑、白等色在服饰色彩上仅做点缀,使用频率最小。

2 由社会属性形成的表意象征性语言

恩斯特·卡希尔有道:“人是文化的动物,

人的本性存在于人自身的不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之中,人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5]。秦俑工匠们将服饰色彩这一符号融入到制作秦俑这项伟大的人类创造活动中,其服饰色彩已不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而是透过文化折射出社会的人文性、非自然性、符号性。作为表意象征性语言的服饰色彩,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地域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下,其流露的表意象征性语言也不尽相同。秦俑服饰色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其特有的社会属性的表意象征性语言。

2.1 无明显传统五色等级观

传统的五色观形成于先民们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发展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里。历史的跌宕使其逐步完善成一套以自然观和社会观相结合的色彩理念。^[6]五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也就是传统正色,南朝染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与正色对应的间色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正色调和的颜色。《礼记·玉藻》中孔颖达疏引皇氏云:“不正为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7]传统五色观自其形成就被赋予了“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表意象征意义。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对服色制定了明确的等级规范,以正、间色别贵贱。规定正色为贵,间色为贱。后来以“礼”为代表的儒家,极力维护周代建立的色彩等级制度,强调在用色中遵从“礼”的规范和“仁”的意义,再一次强化了“五色”的社会伦理意义。^[8]儒家推崇正色,贬低间色,将正间色代表君臣的上下等级关系,并规定“衣正色,裳间色”。

从前文对秦俑服饰色彩的统计中可知朱红、粉绿、粉紫、天蓝、赭五色使用频率较高。在探究这些颜色的正、间色之分,以《说文解字》作为权衡之柄。由前文可知,古人将绿、紫作为间色。《说文解字》:“绿,帛青黄色也”、“紫,帛青赤色。”^[9]可知,绿色是将蓝与黄相配而得到,

古人谓之青黄色,青黄相间显然不是正色。紫色是由青赤二色相配而成,亦为间色。故秦俑之粉绿、粉紫为间色已毋庸置疑。又《说文解字》:“蓝,染青草也”。这里蓝只用青色解释,扼要地点明了蓝草的颜色和作用。可知,古代蓝色是属于正色中青色系的颜色之一。毫无疑问,可以将秦俑服色中天蓝色纳为正色。另《说文解字》:“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赭,赤土也。”从《说文解字》对朱、赭二色的描述中,可知朱为一种赤色木,赭为赤土,二色均被引申为赤色。由此推断,秦俑服色的朱红、赭同属正色。故秦俑服色中的高频率色彩包含了五色观中的正、间色。如若秦俑服饰色彩体现了传统五色观的严谨秩序,则其服饰色彩应严格按照官位等级选用色彩。但纵观秦俑服色,将军俑与士兵俑的服色并无明显区分,且有将军俑服紫色(间色)长襦,而士兵俑服朱红色(正色)长襦的现象。另外,五色观中“衣正色、裳间色”的严谨秩序在秦俑服色搭配中也并未得到体现。秦俑长襦、裤的服色均有朱红(正色)、粉绿(间色),既有长襦为朱红,下裤为粉绿的搭配,又有长襦着粉绿,下裤着朱红的着装。由此可见,秦俑服色并未明显体现传统五色观的等级观念。

秦俑服色这种无明显等级的表象征性体现可从秦代的历史背景做出解释。秦代历时短暂,仅有15年时间,当它还没来得及给服色制定严格的等级时,已被新的王朝所取代。另外,经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在这种短兵相接、硝烟滚滚的混战年代里,秦之统治阶级着眼于开拓疆土、扩充子民而振长策进而御宇内,已无暇顾及衣着服色的等级性。秦国(非秦朝)早期正如《诗经》中《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

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生活写照,反映当时秦民的生活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物质经济条件下,礼俗等级无疑略显苍白。

2.2 “中和”的传统美学观

在先秦理性主义作用下的中国传统美学原则为“中和”,以其“刚柔”、“虚实”、“有无”“虚实”等形式表现,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10]“中和”亦在艺术审美间搓揉儒、道之和谐思想理念,具体体现为儒之人与社会之和谐,道之人与自然之和谐。秦俑艺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范畴,其服饰的具体设色无不受“中和”美学思想熏染。

从前文中看出,长襦和裤均以朱红和粉绿居多,在具体的搭配中,此二颜色亦是上衣下裳的主色搭配。在服饰色彩搭配中,以补色搭配最为强烈。红与绿的搭配无疑是补色搭配,而在此的“粉”降低了绿的纯度,使二者更为协调。此外,长襦不论着朱红或粉绿,在视觉外观上,其所占面积大于裤色上对应的粉绿或朱红所占面积。因而,面积上的大小配置,亦削弱了其对比使其达到色彩的均衡与协调。在服饰图案的配色和其彩绘技法中,亦可寻得“和”的迹象。图案配色中,褐黑色的底,以白色勾图案色彩之边,使之明度对比强烈,白色调和其色彩的绚丽(图1)。秦俑是在通体一层褐色或褐黑



图1:军吏俑甲衣图案局部(来源: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色的生漆上施以彩绘。^[11]这层褐色、褐黑色为施其上的“斑斓色彩”作以深沉的统一和谐,达到“设色也,当令艳而不厌”的艺术效果。“中和”的传统美学观,已在上诸色彩调和手法中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秦国推行法家学说,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厉行法治、苛峻治民。如此尊崇法家治国方略的秦代,而又如何兼取儒、道之“中和”审美观?①战国末期,经商鞅变法,秦国国力大增,各派学者居于咸阳或著书立说或游说人主,譬如墨家巨子曾为秦惠文王的“先生”。②秦始皇深受吕不韦教诲,而吕不韦被称为“思想杂家”,其著作《吕氏春秋》亦是其“思想杂家”的佐证,该著以道家思想为主,融汇各家学派思想,故秦始皇不免受吕不韦的“杂家”思想熏陶。^[12]从上述可知,法家思想虽为秦统治治国思想,但并非意味着儒、道等其他诸家思想的美学观对秦国和秦代没有影响。

3 由色彩心理形成的表意象征性语言

不同波长的光刺激人的视觉器官,在产生生理反应的同时,该信息通过视觉神经传入大脑,经过观察者的经验认识对此信息过滤联想从而产生了色彩心理反应。随着色彩心理过程的形成服装色彩的各种情感表现也随之产生,其中包括固有感受、具抽象联想。色彩固有感受即为大多数人共同感受到的色彩心理反映。由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的关系变化,引发观赏者在这三者变化间产生的心理兴奋与沉静的起伏变化。色彩在复杂的客观因素下产生联想、情感在与我们的色彩体验相联系,使之呈现不同的表意象征意义。

3.1 秦人精神的表意象征

秦俑的服色鲜亮明快、对比强烈。这种触及人视觉敏感的色彩对比在秦俑服色上彰显的淋漓尽致。这既体现在明度与纯度上,又体现在色相冷暖的对比上。铠甲中大面积沉稳的赭黑色与袍之鲜亮单纯色泽形成鲜明的明度、纯度对比。秦俑服色使用冷暖对比色的搭配手

法屡见不鲜。从整体衣着上看,粉绿的长袍配以朱红、粉红裤,亦或是朱红长袍配以粉绿、天蓝之裤。从局部服色上看,衣身粉绿,其袖口及衣领均着朱红或粉紫,反之,衣身朱红配以粉绿、天蓝的衣缘(图2)。



图2: 跪射俑色彩完整复原效果图(来源: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正是这鲜活明艳的色彩、强烈对比的服色搭配,才使得秦俑整体形象趋向于奔放热烈、豪迈刚毅的特质,更为鲜明的体现了秦人的一腔“尚武”、“重军功、轻礼仪”、“忘生轻死”的精神。秦人长年居住西陲,现今西北高原地区,以游牧为生,在这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并未消磨其意志,反而助长了其平定西戎、占据中原、统一六合的决心。《史记·苏秦列传》载:“夫秦,虎狼之国也。”^[13]而这一根植于黄土高原,锻造的强悍、豪放的“虎狼”之民的热血情怀,怎不蕴含在这强烈耀眼鲜活对比的色彩间,岂是温润和谐色调所能传述的。

3.2 秦军军阵气氛的表意象征

秦俑服饰着装主色以朱红居多。朱红较大红而言,色相偏黄、明度更高,给人暖热、澎湃、激情的心理感受,尤为令人热血沸腾,兴奋不已。将朱红大面积施于戎装中,有激昂士气,彰显军威之作用。朱红不仅运用在秦俑的长襦和裤等此类构成服装主色的部位上,还施于首服中的帻与束发带中。由统计可知,秦俑的帻与束发带绝大部分都以朱红施色。由于红色的波

长最长,空间穿透力强,加之朱红色泽鲜艳,故将朱红用于首服着色,有醒目之作用,更显将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作战精神。从色彩心理剖析,红色系容易联想到血、太阳,表示忠心、革命之意等,象征着生命、活力、希望。秦俑服色中朱红的运用,在与历史背景的联系下,无疑使人联想到秦军将士对战争胜利的渴望,烘托出秦军作战之骁勇,奋勇杀敌,刚烈威武的军阵氛围。

秦俑工匠们在“事死如视生”的丧葬礼仪思想鞭策之下,极力追求与秦军真容面貌一致性下将秦俑制作而成。那么秦俑服色是秦军服色原貌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于无染色的服饰质料亦是固有色描绘。譬如秦俑甲衣之甲片彩绘颜色为赭黑色,极力反映的是铠甲为皮革所制(秦俑铠甲为皮革所制,对此学术界已做论断)。又如秦俑的腰带、履、靴,经学术界推断为皮制较为准确,其颜色分别为赭黑、赭石、赭石,均为固有色着色。这一系列写实的固有色其明度、纯度均较低,形成秦俑服色中的深沉色系,透过战争信息的过滤,使秦军阵容在气势磅礴、士气凛然的氛围里增添一份肃穆、庄重之感。在服色巧妙的运用下,仿佛描绘出秦兵在保家卫国、吞并六合、逐鹿中原的雄心与野心驱使下士气昂、扬驰骋沙场的雄伟画面。

4 结语

秦俑服饰斑斓夺目的色彩既彰显了其独具魅力的审美价值,又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表意象征性。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在社会属性的语言下,主要表现为无明显传统五色等级观、“中和”传统美学观两个方面。在色彩心理作用下所产生的表意象征性也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秦俑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是对秦人“尚武”、“重军功、轻礼仪”、“忘生轻死”、“刚健尚气”、“朴野质朴”民族精神的象征;二是秦

俑朱红色的运用及固有色的写实是对骁勇善战、威武浩大的秦军军阵气氛的象征。基于秦俑服饰色彩审美特征的研究,对秦俑服饰色彩表意象征性语言进行的探讨性研究,不仅有利于加强秦俑服饰色彩审美特征与表意象征性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丰富了秦服饰色彩理论研究体系,亦有助于将秦俑服饰色彩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创作源泉。

致谢:感谢《服饰导刊》编辑部李强博士对本文的指导和修改!

参考文献:

-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 1974-1984(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38、139.
- [2]梁宏.秦俑之服饰色彩艺术[J].北方美术,2001(4):70-71.
- [3]袁仲一.关于秦汉兵马俑几个问题的探讨[C].秦汉文化比较研究.陕西: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2002:7.
- [5]恩斯特·卡希尔.人伦[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0-45.
- [6]余雯蔚,周武忠.五色观与中国传统用色现象[J].艺术百家,2007(5):138-141.
- [7]许嘉璐.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3):7-14.
- [8]常卓.手捏戏文的服饰色彩特征与审美观[D].江苏:江南大学(硕士),2012.
- [9]马芳.《说文解字》颜色词的文化诠释[J].兰州学刊,2009(12):174-176.
- [10]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6):86.
- [11]朱学文,赵昆.彩绘秦俑的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J].文博,2009(6):45-50.
- [12]唐群.秦都咸阳遗址文化研究[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81.
- [13]白丽媛.《诗经·秦风》的文化透视[D].陕西:西北大学(硕士),2008.

(收稿日期:2016年3月15日)